

個人詩觀與文壇概況

詩人：辛鬱主講

華岡詩社社記

鄉土文學之爭源起

目前，爭論得很嚴重，而且雙方都有一套完整的說詞，所謂的鄉土文學之爭的問題，現在就我所知道的，提出來跟各位報告一下。鄉土文學之爭，最近才見諸於文字，其實，鄉土文學的創作很早以前就有了，引發這個爭論的是彭歌先生的一篇「不談人性，何來文學」。這篇文章主要是余光中先生從國外回來，看到許多國內文藝工作者，尤其從事理論工作方面的，他們幾位先生的文章，在國內發表是一種形態，在國外雜誌上發表又是一種形態，而且那些形態是作者的本意，還是香港那些立場不穩定的雜誌編輯加上去的？那些人對這一點沒有了解。他（余光中先生）把這種情形向彭歌先生講了，同時也帶進了一部份資料，彭先生發現問題非常嚴重，因為國內的文章與國外文章所談的出入非常大，而且後面所添加上去的部份，常引用二、三十年代左派作家的理論。

他這篇文章並非對某一些人發難，而是提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。接着，余先生發表「狼來了」，不從字義、從標題來看，都直接的點出主題，誰指出誰是狼，誰將成爲狼，卻可以看出是指向提倡鄉土文學的作家，我也可指出他們的名字，像尉天聰、王拓、陳映真這幾位先生。以上這幾位先生和我都算好朋友，我們常在咖啡屋裡交換創作的意見，他們都是熱誠的文學理想主義者，都採用浪漫主義的手段、方式，因爲是浪漫主義者，所以往往失去理智的思考，往往會運用一些我們現在忌諱的、有害的文字，引用一些大陸四人幫所提倡的文字，所謂「意識形態」、「城鄉小知識份子」，這些名詞，很容易引起誤解。

這類文字出現，余、彭兩位先生的文章就是針對這點。實際上，尉天聰幾位先生們不可能把文學用作群眾運動的工具，不會把文學當作政治改革的動力。爭論一開始，各刊物和各文藝聚會紛紛拿出來討論，到現在還沒有定論。

前幾天，董保忠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，他父親四十一年才從大陸逃出來，是中國土地問題專家，早期，他誤信共產黨能解決中國土地問題，後來發現共產黨一手壟斷土地分配，就逃出鐵幕到美國從事學術工作。所以，董保忠先生對共產黨的情形比較了解，所以在報上說明工農兵文學怎樣發展，以及工農兵文學如何被利用，非常客觀而且又有事實根據，發表以後，可能慢慢的鄉土文學之爭會告一個段落。

鄉土文學造成的誤會

鄉土文學本是可貴的，但被過份的狹義化，只着重鄉村、漁村、鹽村……等比較不開發地區民衆的生活。來完成改革作用，把文學當作社會改革的工具，雖然精神可佩，卻傷害

到文學本身。天，尉天聰（筆名）到文學裡面，甚至提到，我們這一代作家如果不顧到基層人民生活，就不配當作家，作家必須深入低階層去體驗他們的生活，此說則與大陸文革以後四人幫的主張非常接近。以致不太合乎道理。

他們認爲中國文學一向被士大夫階級所玩弄和利用，中國文學一無可取。曾說，詩可以休矣，認爲詩已死亡。中國文學一開始就不是士大夫或者知識份子所特有的，如詩經、採之民間及知識階層兩方面。

我們現在詩和小說兩方面的創作，較有成就的作家，極大多數也是出於民間。大半經歷了很痛苦，經歷了生活的考驗才產生文學生命的。

我爲什麼選擇寫詩？

我們來談我爲什麼選擇寫詩？十四歲我就莫名其妙的被抓去當兵，被送到北方，駐紮在清華大學，對書發生了興趣。當時，最容易接受的就是詩，且大多是戰鬥口語化的詩，那時最喜歡，看多了就學着寫或改改原來的作品，在連隊的壁報上發表，被連長派出參加團部的比賽，得了第一名，於是對詩很着迷，開始立志當一個詩人。那時雖不懂詩的理論，卻很喜歡詩，後來，推其原因，發現有三點：

一、詩可用最簡捷最經濟的文字表現內心真摯的現象，這現象是從生活中產生的。

二、讀好詩可以提昇精神生活，使不平靜的心靈平靜下來，可以安慰、平衡情緒，調劑個人的生活。

本校副教授高崇雲獲慶熙大學博士學位

（本報特稿）本校高崇雲副教授（見圖）於本月八日獲得韓國慶熙大學博士學位，成爲留韓校友中，第一位得到博士學位者。高副教授此次係以「中共東南亞政策」爲論文題。

高博士認爲中共在亞細亞國際秩序的形成過程中，似已增強其國際權力的地位，基於這種國際的現實，他認爲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及其對華僑的顛覆工作，應有積極研究的必要。因此構成了他寫這篇論文的動機。

在「中共東南亞政策」的論文中，高副教授是以華僑政策爲中心。宗旨乃是加強自由世界認識中共對華僑的陰謀，呼籲東南亞各國改善對華僑的待遇，並

三由於詩裡面有某種思想的特性，對人生能有所啓示，可以影響我們的人生觀。但是，因爲我只有在鄉村的中學裡唸了兩年書，基礎很差，雖然寫得很早，文字的把握上卻一直不好。我着重於詩的內含表現，表現內心有啓發性的意念。

要寫文章，觀察非常重要，雖其所得不一定能入詩，但把它存在心中，有時也會得到啓示。比較成功的作品，都由觀察而來，詩的創作跟生活越接近，成功的機會就越多。因此，即使是平凡的生活方式也不能忽略，它跟生命是連繫的，這些都是創作的來源。

詩的創作必須透過文學

處理人際關係、人的價值、生命價值、生命解剖的作品，是比較好的。處理自我分析的作品，若使讀者不認識作者，讀起來可能是一片漆黑，而且這對詩是有害的。

詩的領域是無限的，透過文字意象，讓讀者知道作者表現什麼。可是近二十年來文壇非常紛亂，沒有偉大作品出現，主要是當時現代詩的作者帶錯了路，以致只是在形式上求表現。現在有許多作家從傳統詩裡面去找依據，這是很可喜也是很正確的。

我們創作，不但要顧到文學的美，而且要透過文學的美，影響到政治、教育，也就是要顧到真與善。

詩的音樂性是很特殊的，早期的現代詩，押韻很牽強，以韻致義，這不是我們所要的。余光中先生現在有很多詩，爲了音樂性，破壞了整個詩的結構，都值得我們借鏡。我們要求詩本身情感的節奏感，會給你一種不只是音樂性的滿足而已，感情飽和、節奏明暢，是散文、小說所不能表現的。

請我國政府對華僑政策作一通盤檢討。

他說，在東南亞，中共利用華僑作爲統戰的工具，其行使的方法是多樣性的，例如華僑統一戰線、認同、回歸等等。因此高副教授特別呼籲美、日、韓及泰菲等自由陣營國家，爲加強防止中共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膨脹，皆應改善各國對華僑的政策，保護華僑。中華民國政府也似應對當前中共在華僑社會的活動情形加以注重，建立打擊共黨新的指導方針。

高博士的韓文論文，將於明年二月出版。他說，今後他將以著書立言爲生活的重心，而研究的重點則放在國際關係、亞洲區域政治與匪情上。

高博士是本校第一屆東方語文系韓文組畢業生。在校時曾經擔任兩屆代聯會主席；同學也許不知道，愛校建校運動



高崇雲博士（本報記者影）